

早期西方文学(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末)

对于中国象棋的文献探讨

编辑者: www.xqinenglish.com 网主 方浩鉴

摘要

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象棋就比较陌生了。但是根据文献记载,早在十七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注意中国象棋，只是早期的文献内容主要探讨中国象棋史，及一些棋具的讨论。

为甚么要探讨早期西方学者的文章呢？近年来中国象棋向海外的推广十分积极，阅读这些文章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也让我们明白西方学者对于象棋的认识，以及了解西方对于象棋的看法、思维。这样的理解有助于推广象棋。此外，早期的西方文献也可以被视为另类的象棋文化，让我们从另一个的角度来探讨象棋文化。

本文主要探讨十七到十九世纪笔者所收集的英文文献。笔者针对这些文献做整理，让我们从外国人的眼中来探讨中国象棋的文化、起源以及相关内容。

注：因西方文献中所提的“象棋”泛指棋类游戏：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等，而又以多以国际象棋和象棋为主，笔者在文中则引用“中象”代表中国象棋，“国象”代表国际象棋，而“象棋”则保留原本棋类游戏的意思，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简介

笔者在编写英文的象棋网站时，为了中象史的介绍，收集了许多中英文的文章书籍。起初只是为了更深入了解中象在早期西方世界的情形，以及验证一些中文书籍中对于早期西方学者的讨论。后来笔者想更进一步了解西方对于中象、文化、棋史的解释和想法。在阅读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西方国家对于中象的看法和评论十分有趣。

早期西方文献中，中象的探讨主要在于历史、棋子、棋盘和一些趣事，资料不多。在中象史的部分，西方学者普遍上认为中象是国象的延伸物，在中象史的认识则主要来自于有限的古文翻译，跟中国人有限的接触和一些当时思维的推断。而中国对于中象史的研究则是以古文纪载和考古发现为主，因此与现有中国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

本篇文章虽然许多内容跟中象史有关，但是仍有许多文化的成分在。笔者希望读者借着读其内容，能够透过不同的文化、视野角度来探讨十七到十九世纪末的中象情况，也希望这篇文章有提供中象棋一些新的思维、和讨论，因笔者只懂英文和中文，而早期的西方文献有许多其他语言如德文、法文、拉丁文等非中英文的资料，则附上相关文献数据（附件一）。

1687 年沈福宗与汤姆士·海德

沈福宗 (1658-1691AD) 与 汤姆士·海德 (Thomas Hyde, 1636-1703AD) 来往的书信大概是“中国象棋”这名词在西方文献中最早可以看得到。写信的年代约 1687 年五月至 1688 年二月。当时任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馆员的海德本身对中国事务深感兴，后来也成为著名学者。

沈福宗，南京人，年轻时信奉基督教，取了英文名字 Michael，并且跟随一群教徒于 1687 年的夏天参访牛津。沈氏本身博学，在因缘际会下，受邀到牛津大学帮忙海德整理该馆收藏的中文书籍，当时，沈氏得到相当优渥的酬劳（约六英镑）。

沈福宗懂得一些拉丁文，他将海德要整理的中文书籍，用罗马拼音翻成英文，而海德则继续加工，使沈氏的拉丁文笔记更加完善。后来海德把沈福宗的笔记写成一些书和文章，其中的 Adversaria Chinensia 是目前最早介绍中国文化介绍的书籍之一。由于沈福宗的工作量十分庞大，该书也无法全部收入，海德也在其他的写作不时提到沈福宗的贡献。

海德跟沈福宗相处期间有讨论了宗教以及东方的游戏包括中象，后来沈福宗离开英国，往里斯本去再搭船回中国，不幸的是，他在非洲外海罹难。海德非常珍惜他们短暂的际遇，并且在后来的文章中视沈福宗为挚友。

沈福宗介绍象棋

沈福宗与海德的牛津相遇虽然短暂，但是他们在见面和离别后都有书信来往，目前知道保存下来的书信一共有七封，都是沈氏写给海德，其中一封是沈氏去牛津前所书写的；其他的书信则是沈氏离开牛津后所书写的。海德也写信给沈氏，但因沈氏的罹难而沉入海底。这些书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为都有双方的盖印。沈氏与海德沟通的语言为拉丁文，不过沈氏的拉丁文造诣平凡。

沈氏在 1687/5/25 的第一封，就提到中象。它很有可能是中象在西方最早的一篇描述，当时，海德有一位朋友 Master Jacob Gronovius，曾经帮助海德收集到两枚中象棋子，海德请沈氏确认他手边的两枚棋子为何物。(见图 1)。

Londini 25 May 1687.

Clarissime et doctissime domine, Litteras dominationis vestrae accepi et adiunctos caractheres, quorum explicatio est

qu [che] 車 currus
ma [ma] 馬 equus

Si per tempus licebit, veniam, ut fruam societate prestantissimi viri, cuius bibliotheca fons est doctrinae perennis, et uni quidem illa meritissimo contigit, qui veluti publicam habet, communemque doctorum omnium. Caeterum, si quid valeam, iubeat, et paratum ad uoluntatem, nutumque habebit.
Valeat.

Addictissimus Servus
Michael Shin fō çum.

图 1 沈氏解答海德问题并告知那两枚棋子为哪两枚 (Poole, 2015)

有趣的是，沈氏给海德的福建话发音(海德称之为 Bae)，而海德也在后补充说比较有学术的发音为 mǎ。后来沈氏在牛津的期间，有详细的介绍象棋给海德认识。这段期间的相处海德在书中也有记录，上述图中的[che]是后来的人所加注的，以为“车”的念法为 chē，可是沈福宗已经在之前说明念法为[qu] (即 jū)，我们可以从海德后来的《东方局戏 *De ludis orientabilibus*》 (Hyde, 1694) 得知沈氏更进一步介绍中象的资料。

象棋棋子的介绍

沈氏描述象棋棋子是圆盘状，区别不同的棋子则是靠圆盘状上的中国字；海德后来补充棋子是象牙做的，而大小约为直径一英寸，棋子的厚度约四分之一寸，棋子统一大小，区别的方式在于棋子上方所刻的中文字。(Poole,

2015, pp. 13-14)。

沈氏也画了一张棋盘给海德，并且清楚交代象棋三十二枚棋子的种类与数量，他也对“相”与“象”等不同的名字做了解释。海德在他的书中很清楚的说明象棋有三十二枚棋子，分成七种不同种类，而所有棋子由十个不同的中文字代表。另外海德有提到象棋并没有王或后。从沈氏的口中，海德也学会了象棋的基本规则与现行的规则并无太大出入，但是海德认为兵卒过河后，是可以后退但无法平行，这也许是沟通上或翻译的错误；在书中海德也有提到与沈氏下过中，这也可能是现有文献中最早与中外人士对弈的纪载。

沈福宗的贡献

笔者认为把中华文化推广到西方国家真的功不可没，在沈氏之前，其实也有别的中国人到欧洲的纪载，也有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互动的纪录，但当时的中国人的沟通语言、能力都不及沈氏，因此所留下的数据是非常的少和肤浅。

沈氏在去英国之前，曾在法国巴黎的图书馆从事类似的工作，如当时沈氏在巴黎有留下任何的资料，目前也已经失传。

沈氏帮海德整理的资料包罗万象，在中文文法与会话“易经”做了简介，翻译了许多其他的中文书籍部分内容，长城以外的中国地理也做了拉丁文笔记，他将这些宝典第一次介绍给西方世界，沈氏的所做的工作开启了一扇窗，让西方世界得以窥探中国文化 (Poole, 2015)。而中象部分，沈氏是现有西方文献中最早的推广大使，同时他也介绍了围棋。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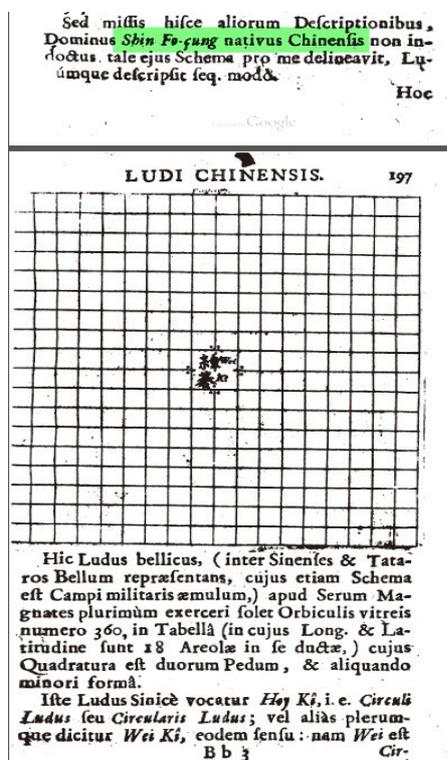


图 2 《东方局戏》 (De ludis orientalibus) 内相关的图

可惜沈福宗英年早逝，否则笔者认为部分的历史可能会改写。

海德的影响

海德在西方学界被誉为最早的中国事务（包括象棋史）权威，他是其中一位最早主张象棋起源于印度，介绍恰图兰卡，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后来西方文献只要提到象棋始于印度的论点，几乎都会提到他和他的《东方局戏》，可惜这份档案是用拉丁文写的，笔者无法深入研究，本文中所提到的相关内容都是其他西方学者所整理出来的资料。

1765 年蓝博的《棋的历史，以及下棋无师自通的简单介绍》

Robert Lambe 罗伯特·蓝博 与 1765 出版了《棋的历史，以及下棋无师自通的简单介绍》¹这本书。他在书中提到了一段让人质疑的话，可惜他没有提到出处。

『古人说象棋是印度人传入的...』？

他在书中的第八页就提到下列一段话。(Lambe, 1765, pp.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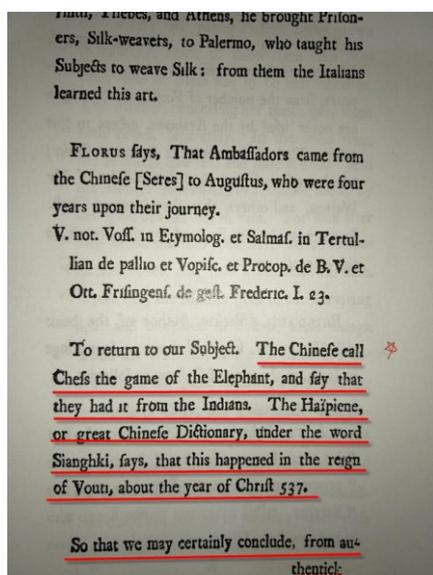


圖 3 《棋的历史,以及下棋无师自通的简单介绍》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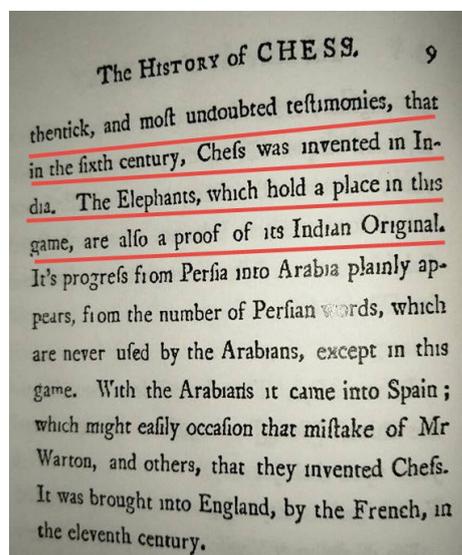


圖 4 《棋的历史,以及下棋无师自通的简单介绍》的描述 02

第一句话就写到，“中国人称他们的棋为象棋（Game of the

¹ The history of chess, together with short plain and plain instructions, by which any one may easily play at it without the help of a teacher.

Elephant), 并且说他们的棋是从印度那边传入”。

第二句话的前半段就提到,“在中国的辞典中有一本叫做“Haipiene”, 在“Sianghki”的条目中,说明这发生在 Vouti 约公元 537 年当皇帝的任内“,

Haipiene 为何物?再翻阅海德的书籍时,笔者发现《海篇大字汇》的线索。



图 5 海德的 De ludis orientalibus 也提到了 Hai-piene

笔者开始查寻相关古书,可惜没有一模一样的书名,于是笔者开始搜寻有《海篇》,甚至《篇海》的古书/字典,只找到单字,没有“象棋/象戏”的解释,更没有上述文章描述武帝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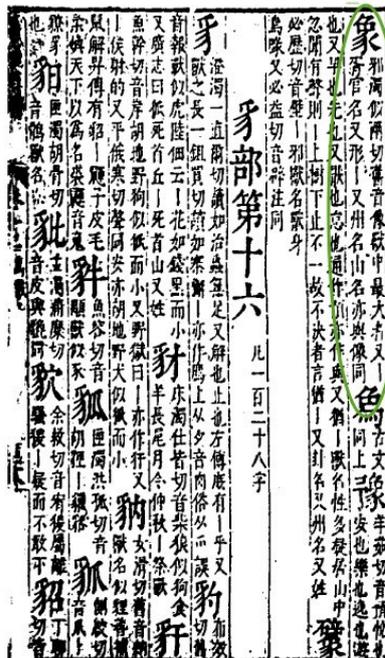


图 6 《篇海类编》十三卷 (明) 宋濂撰 象:似养切兽中最大...又州明...

笔者也查了“棋”的单字，也一无所获。

笔者认为“Haipiene”有可能是外国人对于“太平”的发音，而该书应该为《太平预览》，“Siangkhi”则同样是外国人听到的象戏的发音所改写成英文的，那年代并没有汉语拼音或 Wades Giles 拼音系统，西方学者只能凭自己听到的中文发音加以拼成英文，因此“Vouti”应该是“武帝”的英文发音写法。蓝博所给的‘537AD’，跟周武帝（宇文邕, 560-578AD）所掌权的时代相近。

在《太平御览》的《工艺部十二》关于象戏的部分只记载到“周武帝造象戏”。《太平御览》并没有提起象棋起源于印度，所以笔者认为，文章的作者收集的资料有问题，或者被不同的古书给搞混了，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提及他人的研究而本身没有去查证。

在第二句话的后半段则表示，“所以我们可以藉由一些让人无庸置疑的见证和资料下定结论，说象棋起源于六世纪的印度”。但笔者前前后后找了文章所提及的见证和数据，仍然一无所获。

第三句话则说：“中象里面的象就是象棋源自于印度的铁证”。關於象的討論,請參考本文第 19 頁.

蓝博介绍中象

蓝博于此书第 75-83 页介绍了象棋，主要参考了海德的书，并比较了 Loubere 的一些说法，Loubere 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暹罗（泰国）人，在当时（并无提供年代）有玩国象、中象。

蓝博介绍了棋盘,棋子和一些简单的规则，针对棋盘部分叙述棋盘中间有一条河，名叫 Kia Ho，而“河”指的是黄河；“马和象”是可以被绊的规则；“炮”吃子的方法，内容基本上无错误。棋子方面，“将/帅”称为 General，“士”称为 Lieutenant-general，“象”为 elephant，“马”为 knight，“车”成为 Chariot/Waggon，“炮”为 Cannon 以及“兵”为 Pawn。

读后感

这篇文章跟象棋有关的资料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後來的西方学者在研究象棋史時有很大的影响力，也常常被引用。很可惜，该文章所描素的内容与中国的原文差距极大，让人有牛头不对马嘴，甚至把历史桥段移花接木的嫌疑。虽然那个年代中西交流不热络，要得到中国古书，并且深度探讨其内容绝非易事，可是要下如此的定论却是很难让人信服。

書中利用大象的存在 / 由来，来证明象棋源自于印，也不具說服力。最可惜的是後來有许西方多学者只看表面，引述了这短短的几句话，来作为象棋始于印度的左证。而從下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不斷重複和放大的效果讓人憂心。

1786 年威廉·琼斯与印度的象棋（1786 年）

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AD)，是英国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因研究南亚、印度的各项事务多年，也被西方学界认定为亚洲事务权威。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包括天文、地理、人文、语言、科学等，这些文章也非常有影响力。琼斯也是一位语文天才，据说懂得至少十种以上的语言。

1784-1794 年间，他发表了一连串的演讲²，开启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一扇窗，他在《亚洲讲座》中 (Jones W., Sir William Jones's Discourses Second Edition, 1824, p. 36)，提到印度有三个重大发明，其中一个为象棋，可惜他并没有在这个讲习中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他年少（17 岁时）写了一篇名为 Caissa 的诗，后来 Caissa 被西方认为是负责象棋的神话人物，琼斯于 1794 年过世于加尔各答，至今还可以在印度看到为他立的碑。

琼斯的演讲和发表的文章后来被集成一套共六本书《威廉·琼斯的演讲与写作》³。(Jones W.,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s, MDCCXCIX (1799))，他的演讲内容也被另外集成一本书《威廉·琼斯的演讲》⁴。(Jones W., Sir William Jones's Discourses Second Edition, 1824)。笔者主要参考了这几本书中的资料来做研究。

威廉·钟笔下的中象

在国象的部分，琼斯写了一篇《印度的棋》⁵探讨国象起源，这篇文章至今仍然有影响力，在《印度的象棋》内，琼斯讨论到恰图兰卡⁶ 时对其中的棋子“船”做了讨论，他认为在国象的演化中，“船”变成现今的“车”，但是他质疑了为甚么一个没有河的棋盘竟然会出现“船”，反观之，中象棋盘中虽然有“河”却没有“船”这样的棋子 (Jones W., p. 5)。

顺便一提，在许多中文书或文章中，提到威廉·琼斯就会提到他的中国没有产象，所以中象不可能源自于中国的理论，笔者翻了几遍，仍然无法查出相关的叙述，他在论文中确实提到了很多次的大象，这些都是在描述恰图兰卡的棋子“象”时所看见的，他也在其他无关象棋的演讲中也提到大象，但是主要是介绍印度神明、文化及动物等，对于大象的讨论可见本文第 19 页。笔者认为这个理论应该是蓝博 所率先提出的.详见第 5 页。

琼斯的《印度的棋》虽然被大部西方学者视为盛典，但是还是有批评

² Discour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siatic Society

³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

⁴ Sir William Jones's Discourses

⁵ The Indian Game of Chess

⁶ Chaturanga

者，博览得 Bland 于 1847 年在他《谈论波斯象棋》⁷ 中，就对 琼斯所形容的恰图兰卡 提出怀疑，表示如果琼斯的叙述无误，那么中象也可以被视为国象的源头 (Bland, 1847, p. 63)。

1789 年丹耐斯·巴陵顿

丹耐斯·巴陵顿 Daines Barrington 于 1789 年发表了他的文章《游戏棋的详尽历史探讨》⁸，主要内容探讨象棋和棋史，笔者在一本年刊物⁹ 中找到这篇文章，在那个年代，对于棋史的供认权威海德·巴陵顿，以及琼斯 (Barrington, 1789)。

巴陵顿的论点

巴陵顿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虽然海德认为象棋起源于印度，但他本身无法认同，并且直接认为象棋起源和有可能是中国。

“It seems to be generally agreed that we derive chess from Asia, and most writers have supported from Persia; but I cannot give up the claim of the Chinese as inventors, though Hyde inclines against it, ...” (笔者翻译：“我们大多数认为棋的起源在于亚洲，也有许多学者、作家，认为它源自于波斯，但是我无法排除中国为棋的发源地，即使海德不这么认为...”)。

他并且清楚的提到象棋很可能是从先中国传入西藏/印度,再到西方世界.

“It is therefore highly probable, that Thibet and Indostan received chess from the long civilised empire of China rather than from Persia, which it might reach in its progress westward through Indostan.” (笔者翻译：“所以，棋的起源很可能在古早就文明的中国，尔后往西传入西藏和印度，而非起源于波斯”) (Barrington, 1789)。在西方，这样的论点大概是巴陵顿最先提出的，针对当时普遍认为象棋源自于希腊的假设，巴陵顿提供了一些古希腊文为左证加以推翻，很可惜巴陵顿本身对于中象起源自中国这一部分的理论没有提供有力的左证，他试着藉由一些棋子的演化来做依据来支持他的假设，因为这些论点与本文不符，故不做讨论。

1793 年艾尔斯·尔文与中象际遇

艾尔斯·尔文 Eyles Irwin，爱尔兰人，曾经远赴广东，他在中国时，有幸认识一位来自广东的年轻的小伙子 Tinqu。他们的相识让 尔文 接触到中象，后来，尔文把他这段的际遇在 1793/3/14 写成文章寄给查尔蒙特的伯爵

⁷ On the Persian Game of Chess

⁸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n the Game of Chess

⁹ The New Annual Register or General Repository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for the Year 1789

¹⁰，这位伯爵是当时爱尔兰讨论亚洲事务学会的主席，并负责一份期刊，尔文的文章于同年被刊登在期刊中，尔文的信是当时西方文献中对中象比较具体和详细的文章，跟巴陵顿一样，他也提到“象棋源自于中国”的假设，并且直接认为韩信是发明者，在文章中，尔文清楚地描述了 Tinquá 给他看的中象棋具和棋子，让他能够与国象作为比较 (Irwin, 1793, pp. 516-526)。

尔文的书信内容

信中一开始就是尔文写给伯爵的问候，从第三章开始，尔文就提到他在印度时，常跟当地人 (Bramin) 下国象，在他的棋友中得知中国有一种棋与国象不一样，两者的王能力也不一样，也述说他在印度时无法得到实质的证据来证明中国棋的存在，只有在一本辞典中看过有限的资料 (他没说明为何是辞典)。

第四章中，尔文述说他因机缘巧合，有机会到中国，他对中国的一切十分好奇，但是没忘记中国棋，起初，他寻找中国棋的存在都失败，后来他认识了一名年轻的中国军官 Tinquá，两人后来接触频繁，一开始因为语言交谈不顺，尔文无法寻找中国棋的存在，直到有一天，尔文的朋友看到了他的西洋象棋收藏产生了兴趣，于是 Tinquá 在有限的沟通中，告知尔文中国也有类似的棋，并且告诉他这两种棋不同之处，隔天 Tinquá 带来了一副棋盘和棋子，并且详细介绍。

在信中，尔文十分兴奋，提到了他所看到的一切，印度的朋友并没有说错，中象跟国象很不同是，棋盘有一条河分隔两军，而该王是困在自己的堡垒中；另外中象跟国象的主教“相似”，但是“象”走法独特，是无法过河；尔文并将“炮”称为 rocket-boy¹¹，形容炮吃子的方法 (与现今一致)，他认为“炮”吃子的方式如同印度军队当时使用的火箭一样。

中象的王 (尔文没有提及将或帅) 有两名儿子扶持，不像国象的“后”的走法与国象不一样，尔文在信中的末端部分也详细的介绍了象棋棋子的摆法以及如何玩。

在第五章中，尔文介绍了 Tinquá 说他十分好奇也爱聊天，Tinquá 当时于广东求学，尔文要求 Tinquá 帮他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以探讨中象的起源，他起初认为中象源于印度，想要得到传入中国的验证，后来他又想要确认象棋为中国发明的可能性¹²。他会有异于“传统”的想法，是因为他亲眼目睹的中国文化、礼俗与他所到访过的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尔文也认为中象棋本身较国象简单易学，似乎提供了有力的左证，Tinquá 后来拿了一些古文给尔文，尔文做了简单的翻译并记录在信中，就因尔文亲眼目睹 Tinquá 的数据，他在信中确认

¹⁰ Earl of Charlemont

¹¹ 譯:火箭仔或火箭男孩

¹² “to confirm, if possible, the idea that struck me of its having originated here.”

了该数据的真实性，很可惜的是 Tinquá 所提供的古文，并没有更深入介绍，只说是来源为“Concum”。

第六章中，尔文提到了他相信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并且“炮”和棋盘的摆设为有利的证据，当时火药发明者在欧洲辩论了许久，很多欧洲人认为火药的发明源于欧洲而非中国。(Nicholson, 1819, p. 39)。

尔文有提到一点中国历史，说“Shensi 王国”被占，也提到 Shensi 的王后来成为皇帝。

第七章中，尔文凭着他所看到的，做了大胆的假设：象棋起源于中国，他认为中象中的王代表古时候的王，常被困在自己的皇宫中，接着解释，他认为棋类向外推展是代表王的能力，慢慢变大直到变成国象的王；而服佐王的两位太子¹³ 反映出中华文化重男轻女，不允许女人在宫中掌权的特性；所以，中象的九宫格并没有像国象的“后”这样的棋子，尔文也认为随着象棋向西方推广，士的权力慢慢演变成一国的宰相，而国象的“后”大概跟西方文化中，英雄主义有关，因为男士要保护女士，因此渐渐地出现了“后”这枚棋子，而棋盘中的河就代表着中国领土内的情况，在他的认知中，要在中国打仗是不太可能不会遇到河流的阻碍。

尔文接着认为随着西移，棋盘上也跟着演变，为了配合河流较少、陆地较多的国家，中象中的河就慢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纯陆地的战场；尔文也毫不客气的质疑象棋由印度起源的说法，他的认知，国象的起源为印度人发明是来给印度公主解闷的游戏，而后来演变成现在的国象，尔文认为这样的情境与内容，似乎跟象棋中的对抗特质、侵略特性有所出入。

接着他认为，中象由韩信发明的理论似乎与象棋对战的本质更为贴切，借着象棋的发明来教导士兵战争的知识，也让士兵在寒冬中解闷，更为贴近象棋的本质，尔文最后提及韩信的发明说，认为象棋的起源在基督降世的前两百年，尔文也很直接的说明他认为象棋是中国人所发明的事实毋庸置疑，在最后提到中国人把象棋称之为 Chong Kè，笔者认为这是当时 Tinquá 对于象棋的广东或者福建方言的发音。

在尔文的信的下面有一处补充，尔文提到了其他象棋演变成国象的想法，他认为国象有一枚实力非常强的棋子¹⁴ 的演变，可能是藉由抑制炮的功能而来，为了补偿兵的数目多增加三枚至八枚，他也认为，随着象棋的演变，士兵的纪律增加，导致棋子走在棋盘上的线条的规则渐渐改变，进化至现今的国象。

尔文的书信内容（附件二）

尔文在信中加了两份附件，第一份附件是 Tinquá 给他古文做简单的翻

¹³ princes 是尔文所用的词汇

¹⁴ 尔文用了 Vizier 这个字来形容。Vizier 是古时候穆斯林国家,其中一个非常高的职务

译，

其翻译的抬头为 “Translation of an Extract from the Concum, or Chinese Annals, respecting the Invention of the Game of Chess, delivered to me by Tinqu, a Solider Mandarin, of the province of Fokein (笔者翻译：Concum 部分的翻译，关于象棋的起源，由 Tinqu 所提供 Tinqu 为福建省来的士兵)。

以下是笔者将尔文的内容翻译成中文：

“孔子后三百七十年，或离现今一千九百六十五年前¹⁵， Hung Cochu，江南 (Kiangnan)之王派了一支军队进入 Shensi Country，该军队的首领为韩信 (尔文用的是 Hansing，韩信打赢了战争后冬天就降临，韩信的士兵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比以前更冷，又因为思念家乡妻，开始浮躁，并且要求回家。韩信得知，评估放士兵回家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决定安抚士兵为最急需处里的事情，如果安抚成功，韩信才有办法在来年继续他的征战。韩信本为天才，也是一名悍将。在思考许久后，他发明了象棋，以提供士兵在闲暇之余的娱乐。韩信的发明建立于战争的理论，也成功的安抚士兵。士兵在玩象棋时，忘了思乡和环境之苦，让韩信在来年春天时成功的完成讨伐“Shensi Country”；并且成功击败 Choupayuen 让 Hung Cochu 成为皇帝，Choupayuen 最后则选择自刎。”。

尔文笔中的“Hung Cochu”为“汉高祖刘邦”，而“Choupayuen”则是“楚霸王项羽。”，如果用外国人的腔调来发音，加上 Tinqu 本身自己的方言腔调，我们可以有相当的把握知道尔文所提的人物为何，后来的穆瑞也做了证实。

尔文所描述的历史片段大概为楚霸王自刎前的最后的几个战役（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至于“Shensi Country”经笔者多方比对，有可能是在陕西省或临近的山西省，因为其发音相似，而且都跟韩信最后讨罚项羽有关；笔者无法确定为何，琼斯也在他的《亚州研究》中提到“Shen-si”经由他的描述（纬度 35），笔者认为陕西省的机会比较高 (Jones W., Sir William Jones's Discourses Second Edition, 1824, p. 116)。

上世纪的中象史学者周家森曾经于《象棋源流考》提到，“韩信伐赵时，作象棋和叶子戏以如士卒，因年终士卒思乡，一得博具，则相聚共戏，钱财输尽，乐而忘归”。这一段话似乎与尔文的描述互相呼应，但是一个是象棋，一个却是博戏，笔者无法查阅更多资料。至于“Concum”后来赫特则提供了答案，他认为“Concum”指的是“钢釜”也就是公元 1711 年出版的《通鉴纲目》的缩写（详见本文第 24 页）。

尔文的书信内容（附件三）

尔文在第二附件中简单地介绍了象棋的棋盘、棋子和走法，第一节中，他说明了象棋的棋盘上有九条线，与国象不同是棋子的活动都在线走；第二节中，他说明了“将”摆放的位置，也说明了象棋中“王”的走法与国象雷同，

¹⁵ 尔文当时写信时是 1793 年

但不可出九宫。尔文没有提起“王不见王”的规则。但尔文有提到王的旁边有两名太子或“Sou”这两枚棋子的走法和局限相同。笔者认为，“Sou”有可能是Tinqa对于“士”的方言发音，经由尔文自己的理解，拼音成“Sou”。

第四节中，尔文提到了“象/相”，并且说这是国象“象/主教”的中象版本，他提到是象不可以过河，而且主要的责任在于守卫。之后，尔文介绍到“马”他提到象棋的马与国象的马走法相似，但没提到绊马脚的规则。第六节中，他则介绍了“车”，并且提到中象的“车”与国象的“车”一样。接下来，他花了相当的幅度介绍“炮”，他提到“炮”的走法与“车”一样，但是吃子的方式很特殊，“炮”的摆设位置在于“兵”和其他子的中间，他也简单的提到被敌方的“炮”攻击或叫将时该如何应对。

第七节中，尔文描述了五只兵的情况。兵的走法和国象的兵走法不一样，也没有升等的机会。他并且提到因为兵无法升等，所以象棋的残局内容似乎没有国象那么丰富。

尔文书信的历史价值与意义

笔者认为，尔文的文章是当时西方文献中，描述中象最完善的文章之一。与巴陵顿的文章比较起来，他的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来源就丰富许多，尔文的大胆假设在当时引起西方的反弹，期刊中虽然刊载了尔文的信，但是特别提醒读者要小心谨慎，不可随便下定论，可见尔文的信对于当时的冲击有多大。

此外，从尔文对于棋盘的描述，我们可以得知Tinqa带给他看的棋盘，在河域中没有“楚河汉界”的字眼，不然尔文应该会描述，这也可以间接印证早期的棋盘是没有“楚河汉界”，他对于“士/仕”的看法与解释虽然啼笑皆非，但是也反映了当初中西缺乏妥当的沟通翻译所产生的误解。

尔文的“韩信发明象棋”说法有待印证。虽然后来的西方学者大部分都不接受尔文的论点，但是他的文章仍然被引用。姑且不论对与否，尔文的文章是中象在那个年代的一个见证，与后来的西方学者从印度的角度讨论中象比较起来，尔文是少数试着从中国（“产国”）的观点讨论象棋，他对于象棋的介绍也是当时代最为详尽的 (Irwin, 1793)。

1807年赫一然·克斯 Hiram·Cox 比较了缅甸象棋、

国象、中象和其他象棋

· 赫一然·克斯 Hiram Cox，曾经写了一封信给 J.H Harrington 爵士，请求后者把他的发现介绍给其他人看，该篇文章的名字为《缅甸的象棋》¹⁶，

¹⁶ The Burmha Game of Chess

主要讨论缅甸的象棋，克斯也对中象、国象，和波斯的棋类做了比较和详细的论述；提到了许多有关中象的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收集在《中国象棋简述》¹⁷（为他文章中的附件）其中该内容主要“订正”尔文所描述的内容，这篇文章写作于1807年。

克斯的内容

文章开始 克斯 就不认同 琼斯 在《印度的棋》里认为象棋是由一个人独立发明的看法。对中象的部分，却有许多相当有趣的描述，

克斯提到琼斯的“有河却没船”论点（详见本文第9页）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认为中象盘中的河并非真的河，而只是单独的一个空间；也认为尔文的描述有问题。他说中国人把中象叫做“Choke-choo-hong-ki”（他认为是战争的游戏），尔文 却用的是“Chong-ki”，因此认为尔文的叙述不正确。其实，笔者认为两位学者所说的是一样，因“Choke-choo-hong-ki”为中国象棋，而“Chong-ki”为象棋，同尔文一样，克斯当时应该是听到其他西方学者用他们的腔调发音所拚出来的，至于念法也许在许多不同方言的一种发音，这样子的误会不时在早期的外国文章中可以看得到。

克斯描述了每一枚棋子，“将”的念法为“Choohong”，提供正确的翻译“generalissimo”，尔文说是“Chong”，其实“Choohong”可以被当作是“将”慢慢念的念法。而“士/仕”的解读相当有趣，他说“士/仕”被中国人称为“sou”是有胡子的男人，或对于战争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人；笔者认为，他也许被帮他翻译的人误导，加上恰图兰卡的影响，将“士/仕”误认为“叟”，克斯有提供了“士/仕”正确的描述。至于“相/象”的描述也很有趣，称之为“Tchong”，并且认为尔文所提到的翻译：Mandarin 是错误。同样的，笔者认为两位学者都对，“Tchong”应该是“象”方言发音，而“Mandarin”指的是“宰相”里的“相”，所以两者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当时克斯不明白“汉语”同音字的特性。

至于“飞象不过河”的原因，克斯则提出有趣的看法，觉得河被中国人称之为“Hoa Ki”（笔者认为“河界”的发音），并认为那并非河川，而是一个如同打战时所挖的壕沟。因为大象太重，所以无法像士兵一样，可以简单的踩着木板过沟进入敌营。克斯就用这个道理来解释为甚么“相/象”无法过河。

另外，克斯对“马”的描述相当准确，只少“绊马脚”的描述，而剩下的“车”、“炮”和“兵/卒”的描述，及如何取胜、棋子的颜色等则正确，克斯认为 恰图兰卡 演变成缅甸的象棋，最后才变成中国的象棋 (Cox)。

读后感

克斯对于中象的具体描述尚可，他对于士象的描述十分有趣，但是让

¹⁷ Account of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笔者感兴趣的是他对于“河界”的描述，笔者从没看过如此解释河界的由来。如果棋盘中的河界指的是壕沟，说不定会给中象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1838 年《国家标准》的文章

《国家标准》¹⁸是英国十九世纪初的一份期刊，其内容包罗万象，从科学、音乐、戏剧、宗教等都有讨论，1833 年的其中一期期刊中刊登了一篇讨论国象起源的文章。后来，该期刊被集成一册 890 页的书，于 1838 年出版。笔者的数据源主要是 Google 所弄成的电子文件书。

这篇讨论国象起源的文章甚短，但是提到了中象，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竟然不详！该篇文章的开头只用了“Compiled from valuable Authorities, not generally accessible”，（翻译为：作者不详，由许多有权威所编辑而成，而数据源不见得取得到，来带过。(unknown, 1838)）。

● 详细内容

与 267 页可以找到 Original Papers. The Origin, &c, of Chess.“的文章，以下为原文。

The Chinese call chess “ the Game of the Elephant,” and say that they had it from the Indians. The Haïpiene, or great Chinese dictionary, under the word Sianghki, says that this happened in the reign of Vouti, about the year of Christ 537 ; so that we may certainly conclude, from authentic and most undoubted testimonies, that in the sixth century chess was invented in India. The elephants, which hold a place in this game, are also a proof of its Indian original. Its progress from Persia into Arabia plainly appears from the number of Persian words used by the Arabians, which are never so used by them except in this game. With the Arabians it came into Spain ; and it was brought into England by the French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图 9 National Standard of Literature Science 第 267 页与象棋相关的片段

笔者在多方努力下发现这篇文章源自于 蓝博 的书.故不再此做讨论.详见第 5 页。

1860 年邓肯·佛布斯 Duncan Forbes 和他的《棋的历

¹⁸ The National Standard

史》(The History of Chess) (Forbes, 1860)

邓肯·佛布斯 Duncan Forbes 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伦敦教授，专攻东方语言(Profess of Oriental Languages in King's College, London)，在 1860 年发表了《棋的历史》¹⁹。

与中象有关的内容

佛布斯在他的对国象的文章中只有短短几处提到中象，最早的提到是在文章的第五页 (Forbes, 1860, p. 5).，且在之后说在中国象棋在中国名为 沙特兰兹 (Shartranj：“...on this side of the Chinese empire, goes under the name of Shatranj” (Forbes, 1860, p. 37)。他也提到了上述巴陵顿认为象棋有可能是中国发明的说法。(Forbes, 1860, p. 199).；但佛布斯不认为巴陵顿的假设可以成立。

后来他书中提到了尔文的文章并且认为国象比较复杂，因为国象中的兵可以升等，接下来讨论了克斯对于尔文的批判，并且做了总结，他赞同克斯的看法，认为中象是从缅甸的象棋的演变而来，并且提到不同棋子的演化，还有中象的棋子是行在在线上，对于“河界”，佛布斯也持有保留的态度，认为他应该只是一个空间，否则中象应该有类似“船”的棋子，这些跟克斯的看法相同。最后提到了中象从西藏传入的可能性相当高，因为 Shenhsi country 邻近西藏和中国 (Forbes, 1860, pp. 272-282)；以及先有印度的象棋再有中国的象棋，而最后才是缅甸的象棋的观点；附录中，批评了其他学者 Barrow 和 Mills 的论点说中象和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Forbes, 1860, pp. Appendix lvii - lviii)。

读后感：

笔者发现在文章中对于中象的探讨都是引用先前学者的文章，本身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或内容，只做了简单的分析和批评，甚至认为 Shatranj 就是中象。而对于“巴陵顿的理论”无法成立，佛布斯没有更加深一层的说明或解释。他与当时其他的学者一样，只注重印度为起源的说法。

1868 年《每季回顾》 The 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的文章

1868 年的一本季刊《每季回顾》²⁰出现了一篇巴陵顿和尔文的评论。编辑者为爱德华·艾·希尔斯 Edward I. Sears.。很可惜，笔者无法确定该篇文

¹⁹ The History of Chess

²⁰ The 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章的作者为希尔斯本人或者另有其人。这篇文章相当有趣，主要探讨国象对于下棋的人的影响，当时下棋这游戏似乎被大部分人视为不良嗜好，并且提及许多人因迷上象棋而蹉跎光阴。这论点源于对古希腊的文学探讨，在中象的部分，这篇文章只做了少许的讨论并且认为象棋起源于印度的说法还是最可靠 (Sears, 1868, pp. 52-53)。

1870 年贺因理的文章

1870 年贺因理 K.Himly 发表了《中国人的象棋和西方国家的象棋的比较》²¹，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到 1871 年的另一本期刊²²。贺因理是笔者看过最早以博弈的观点，探讨中象起源的西方作者。他也引用大量的古文桥段。(Himly, 1871)。

贺因理后来也用德文写了《Das Schachspiel der Chinesen》以及《Das japanische Schachspiel》两篇文章，据其他西方学者的文章显示这两篇文章(第一篇讨论中象，第二篇讨论日本的象棋)，的内容也提到了中象，并且有相当珍贵的资料。

博弈的讨论以及引述的古文

贺因理一开始就对于象棋起源于印度的说法表示怀疑，并且认为中国为发源地的可能性不应该被忽略。他接着针对“博弈”这名词作讨论并提出的说法说博弈是下棋的意思。他也提到《论语》时代的中国有两种棋：“围棋”和“象棋”(ivory chess, 用 32 子玩的棋类游戏)。贺因理在文章中写的是“博弈”并且提到《孟子》为这词汇的出处。他认为“博弈”的“奕”已被“象棋”的“棋”给取代;然而“奕”应该是动词，而“棋”应该是名词，指的是棋子。他也讨论了满族版的《论语》，而奕秋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的语法与西方的语法似乎不太一样，及“着棋”的相关资料。

对于“象棋”被翻译成 ivory chess 他也有质疑，因为棋子用象牙做的没有向用木头做的那么多，且“象棋”的“象”也可以解释为“现象”中的“象”。他认为后者的解释比较恰当。

贺因理对周武帝和周武王可能对西方读者产生误会稍作解释，且提到《格致镜原》、《太平预览》及《说苑》中孟尝君下象棋的桥段(见图 10)，《玄怪录》内《岑顺》的桥段(见图 11)、《胡应麟笔丛》(图 12)中也提到晁补之在他文章中的序，讨论了象棋盘大小，也简单的提到日本人 Kobodaishi (约 820AD) 引进象棋至日本并且作了修改 (Himly, 1871, p. 111)。有趣的是贺因理认为《太平预览》是一部小说而非史书。他在讨论孟尝君的部分时有提了一个问题：既然孟尝君的时代已经有对象棋的描述，那战国时期是否真的有象棋

²¹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as Compared with that Practised by Western Nations.

²²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呢？因当时没有别的资料，所以只能把《说苑》的日期当作是“象棋”这名词最早的出现，并认定公元前 100 年为中象出现的时间（见图 11）；其实，明朝谢肇淛在《五杂俎·人部二》就有提到：“象戏，相传为武王伐纣时作，即不然，亦战国兵家者流，盖时犹重车战也...” (Himly, 1871, p. 108)。《岑顺》内所描述的象棋被贺因理认为跟现今的象棋十分相似。

贺因理接下来讨论了象棋的起源，他认为国象和中象的相似处太多了，并且客观的认为只有历史、民族学、地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才可以让我们查到真相。后来以此为开头，继续讨论了琼斯关于印度象棋的文章，最后，贺因理讨论了“炮”与“象”，认为炮应该是投石器，而象在中国云南和广西地区已出现。贺因理还提到《左传》中吴国攻打楚国时把大象的尾巴点着火，让大象去攻打楚国的历史桥段，以证明古人已经有用大象作战，以下是笔者比对后查到的原文 (Himly, 1871, p. 115)；《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sui)象以奔吴师。」晋·杜预注：「烧火燧(sui)系象尾，使赴吴师，惊却之。」

其实，《左传》还有别处提到跟大象有关的资料。《左传》曰：「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贺因理在他的文章尾声中比较日本的象棋（将棋）和中象 (Himly, 1871, pp. 112-120)，认为象棋的起源仍然需要讨论，但是他认为象棋可能由印度或者中国往西引入欧洲，变成现今的国象，至于象棋因名字内有个“象”，所以其发源地应该是有产象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及柬埔寨 (Himly, 1871, p. 121)。

says this Chow Wu Ti invented referred to the images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stars. The book *hsiang ching* must be long lost, as the Tan Ch'ien Tsung Lu quotes its statement from a novel, The Tai Ping Yü Lan, written in the tenth century relates the same story and adds that Wu Ti's game must have bee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its own time.*

The oldest time to which we can trace the existence of a *hsiang ch'i* in China is mentione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the *Shi wu chi yüan* 事物紀原 as quoted in the *Ko Chi ching yüan* † 格致鏡原

“Yung Mön Chow told Mönng Ch'ang Chün: ‘My lord if you be at leisure, play at elephant chess.’ Query,—was there already such a thing at the time of the contending realms?”

As Mönng Ch'ang Chün was a famous man at the time of the last Chow emperor *Nan* and was made a minister in the kingdom of Ch'i 齊, it is obvious, why the author of the *Shi wu chi yüan*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if the above utterance of Yung Mön Chow's was a matter of fact, the elephant chess ought to have existed already at the time of the 戰國 *Chan Kuo* or “contending realms.” Unfortunately we do not know, from whence the passage was originally quoted; and as it could have been possibly quoted from a novel, it can hardly be taken for a historical proof. So, until we can trace it back to a more reliable source, we must be content with fixing the period of the invention before the year 100 A. D. on the more conclusive authority of the *Shuo Wön*, which was published during this year.

* 哉 入之注百察之禱
 俄頃可解豈煩文
 之象戲若夫收豎
 馬之類也若如今
 決非今之象戲車
 虛衝破寓於局間
 象意者以兵機孤
 經有日月星辰之
 據小說周武帝象
 有象經發題義又
 王裕注何妥注又
 武帝撰有王褒注
 籍志象經一卷周
 集百察講說隨經
 帝製象經成殿上
 後周書天和四年
 棋爲周武帝製按
 丹鉛總錄世傳象
 太平御覽象戲
 原謂孟
 周君云
 嘗下燕
 則鬪象
 棋疑戰
 國時已
 有此

图 10 贺因理 提到的 古文(一)

The Shuo Wên, to wit, mentions the character 棋 ch'i written with 木 mu "wood" according to Kanghsi's dictionary; and it is not likely, that the 360 men of the wei ch'i should be meant, as such a number could hardly have been made of wood without an unusually large and unwieldy board belonging to it.

The first historical proof of an elephant chess almost identical with the game of the present day occurs in the following extract from *Niu Sōng Ju's Hsüan Kuai Lu 玄怪錄*——,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8th century of our era, as quoted in the *Ko Ch'i Ching Yüan*:

"In the first year of *Pao Ying* Tsōn Shun* from *Ju Nan* heard in the old mansion of the woman *Lü* during the night the sound of the war drum. A man in armour, covered with a helmet, reported the wo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golden elephant, that they were fighting with the T'ien-No thieves. Shun took the candle and lighted around, and after midnight a mouse hole in the wall on the East side was changed into a city gate. There were two armies arranged in battle array against each other. The general came in and said: 'The sky-horse† flies aslant over 3. The chiefs go sideways, attacking all the four cardinal points. The luggage carts go straight forward and don't retire. The six men in armour go in unbroken files. Then the drum is beaten, and from both hosts a horse comes off aslant 3 feet. The drum is beaten again, and on both sides a footsoldier goes sideways 1 foot. The drum is beaten again. The chariots advance, and instantly the stones of the cannon fall down pell-mell.' So he made a hole in the East wall, when he found an elephant chess board in an old grave with chariots and horses arranged."

Next to this extract from the "Hsüan Kuai Lu" the *Ko Ch'i Ching Yüan* gives one from the *晁無咎序 Chao Wu Chiu Hsu*,

* 馮冢有象戲局車馬具
云因發掘東壁乃古
進須臾砲石亂下云
去三尺止又鼓之車
之兩軍俱有一馬斜
次第不乖行於是鼓
車直入無迴翔六甲
上將橫行擊四方輜
曰天馬斜飛度三止
對部伍既定軍師進
城門有兩軍列陳相
半後東壁鼠穴化為
戰順明燭以觀之夜
軍傳語與天那賊會
介冑人報曰金象將
氏故宅夜聞擊鼓聲
元年汝南岑順於呂
牛僧儒玄怪錄寶應

† 天馬 so called because of its swiftness, as though it flew through the air.

圖 11 賀因理 提到的 古文(二)

according to which the elephant chess is explained to mean a mimicry of war,* as Huang Ti used wild beasts in his warfare. Chao, the author, by whose name the work is called, saw people playing at it, when a boy. Afterwards he tried to make 19 out of the original 11 lines dividing the board both lengthwise and sideways and to augment the original number of 32 men to 98. This does not seem ever to have come into general use. The next extract in the *Ko ch'i ching yüan* is from the 胡應麟筆叢 *Hu Ying Lin Pi Ts'ung*, and reads, as follows:

"The story of Tsön Shun in the *Hsian Kuai Lu* serves as an evidence for the sort of elephant chess in use among the contemporaries of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 horse goes aslant 3 lines, the soldier sideways one line, is just as nowadays. Only, if the chariot goes straight forward and does not retire, it is like the soldier now-a-days, and I surmise that the rest does not quite agree. As for what is said in the *Hsiü of Chao* 晁序 about the elephant chess of the Sung dynasty having got 11 lines lengthwise and sideways, there being 10 lines lengthwise and 9 sideways now is also a strong difference with that period. Then the *Shi Wu Chi Yüan* of the time of the Sung also mentioning the story of Tsön Shun to prove that it was just like the chess in use under the Sung, shows that the T'ang and the Sung agreed with each other, and, perhaps that of our own time does not agree with these exactly."

As may be inferred from the above extracts, the game was already like the present on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excepting the boards being two squares' breadths broader and one square's breadth longer, then, and the chariots not being allowed to be moved back. But if we are right in drawing inferences from what is said in Tsön Shun's story, we have no right to do so with regard to what it forbears mentioning. We may even suppose that the numbers of the men was greater then than now, because the number of the lines and the squares was. So, for example, the Japanese chessgame, which is said to have been brought over

* 胡應麟筆叢 人象戲之製 怪錄峇順一 可據馬斜行 路卒橫行一 正與今同獨 直進不迴則 於今之卒恐 他不盡合也 晁序則宋時 棋縱橫皆十 路而今縱十 橫九路與宋 亦頗不合又 人事物紀原 載岑順事以 與宋正同則 宋固無異而 朝或未盡同

圖 12 賀因理 提到的 古文(三)

读后感：

贺因理是当代提到中文资料最多的作者，笔者作了比对，发现他所写的内容跟古文桥段互相符合。当然，在贺因理年代比海德、巴陵顿，甚至尔文的年代更容易得到中国古书、经文等，但是能够整理出这样的文章十分不容易。他贺因理的文章后来被赫特和穆瑞大量引用。

1885 年赫特的《中象笔记》

1885 年 F. W 赫特 (F. W Holt) 的《中象笔记》²³ 出版，后来收集入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期刊赫特与贺因理，是当时少数从中国古文学家研究中象的学者，而他所引述的桥段所举列的有些不一样 (Holt, 1885)。

赫特 引经据典：

赫特一开始就表明中国从古早时期就有象棋知识，并且提到中国的历史学家不曾自吹说象棋是他们发明的，也似乎不知道类似象棋的游戏存在于他国。他接下来分析佛布斯的象棋非印度发明莫属并表示怀疑，然后引用德国学者 林特来反驳佛布斯的言论 (Holt, 1885, pp. 352-354)。

赫特认为当时的学者都无法确定象棋的起源，但他的文章中并没有原文，经笔者比对查证，认为他引用了《论语》，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而后提到了孟子的《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以及《孟子》禅数·弈秋的另一段话。他用英文做了翻译和解释，而提出这两段经文主要是讨论棋在当时中国人中的地位，是否适合人们玩乐，并且证明古时候的中国已经有有象棋或棋的存在。他也提供了一些左证来解释博弈（他用的是“奕”）后来怎么变成下棋，其中也提到了“碁”如何被取代 (Holt, 1885, pp. 354-355)。

对于围棋和中象的差异，他一开始就解释中国古代有两种棋，其中一种是 围棋，并认为尧帝 (2356-2258BC) 是发明者，另外一种则叫做“Seang chi or ivory chess”（象棋或是象牙做的棋子），与国象类似，不过象棋的发明者为几个世纪后周朝时的皇帝。

而“碁”和“碁”的差别认为前者是围棋因为部首是“石”，而后者是象棋，因部首为“木”。对于围棋，赫特也做了简单介绍，接下来赫特提供了有趣的论点，认为“象棋”确实有“象”，但是一般来说，在命名游戏时，应该会用最强的棋子来命名，而非能力最弱的棋子，所以他认为当时的一些西方学者无法接受“象棋”为象的游戏这样的一个翻译是有原因的。赫特也简单的介绍了棋子的不同名字，以及它们在红方黑方所用的名字如何不一样，后来提到其实“象”不只一种意思，也可以有其他的意思 (Holt, 1885, pp. 357-358)。

而后也提了许多的中国经文桥段来探讨中象，首先，《格致镜原》里面描述 孟尝君和象棋是最早对于象棋的描述，其内容与贺因理的内容一样，及对

²³ Notes on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孟尝君做了简单的介绍 (Holt, 1885, p. 358)。

第二份赫特提到的资料是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赫特把它称为《通鉴纲目》Tung chien Kang muh,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接着介绍了中国西汉初期（约公元前 154 年）七国之乱里面刘贤（Liu Hsien）的故事，其中提到因与皇太子下六博时起争执，后来被皇太子拿六博的棋盘给砸死，其原文出自《资治通鉴纲目》。笔者在《资治通鉴纲目》未见相关资料，只在《资治通鉴》看到以下的资料：〈《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初，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赫特后来也简单的介绍了朱熹（Choo He 是他用的英文翻译）的《资治通鉴纲目》，和讨论了“碁”在另外一位学者的翻译中所出现的数据，而“碁盘”因为部首为“木”所以不是围棋。

《玄怪录》²⁴ 是赫特接下来提到的数据，虽然他的描述略嫌模糊，但还是简单地提到《岑顺》的故事，并且认为中象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历史。他觉得唐朝（公元七世纪）之后，就相当流行，虽然无法找到相关的证据，不过他认为唐朝的象棋应该是孔子时代象棋的改良版 (Holt, 1885, p. 359)。

赫特接下来简单的介绍阮籍（Yuen Tsi），说他是「竹林七贤」之一。会提到阮籍，是为了说阮籍下棋时，听闻母亲的死讯，仍然坚持把棋下完的故事。经笔者比对，虽然在《资治通鉴纲目》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但是在《晋书》可查到以下经文：《晋书·卷四十九》：“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Holt, 1885, p. 359)。

赫特最后的引经据典提到了宋太祖跟人赌棋而输掉华山的一座寺庙，这故事与我们比较熟习的宋太祖输掉整座华山的故事有些出入。很可惜赫特对于这故事并没有提及他的数据源。

赫特对于尔文的想法

笔者在尔文的讨论中提到“Concum”为韩信发明中象的论点，赫特也提及并且认为“Concum”就是“纲鉴”也是《资治通鉴纲目》，认为该书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Tinqu”在自己整理的资料，然后寄给尔文 Tinqu，没有提出他的资料来源为何。赫特表示尔文所给的日期基本上正确，但是提到说韩信为象棋的发明者这样的论点有待查证。笔者查了《资治通鉴纲目》没有看到尔文所描述的那段历史。(Holt, 1885, p. 360)

²⁴ The Book of Marvels

赫特详细介绍象棋棋盘、棋子、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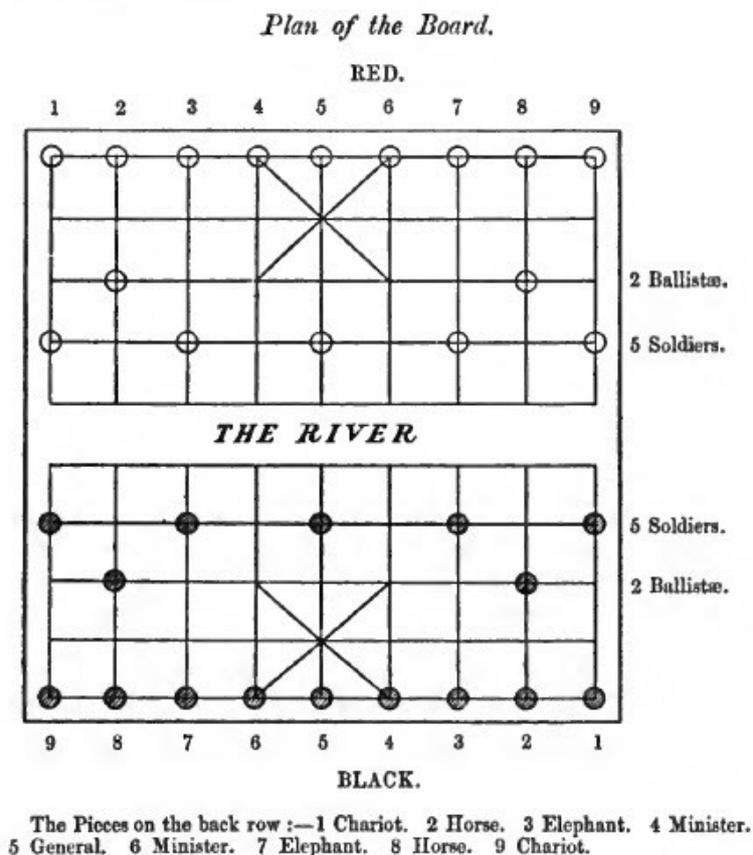


图 13 赫特介绍的象棋棋盘,棋子

在文章中赫特介绍象棋的棋盘棋子，把炮称为 Ballista，并且特别提到炮被误人为大“炮”的泡了，其他棋子的名字跟现今的命名方法类似，只是士/仕称之为 Minister，将/帅则称之为 General，其他的介绍跟现行中象棋的棋规无异，故省略。

赫特最后的结论

赫特在他文章的尾端提到几个有趣的观点：〈1〉中国人本身似乎不知道象棋这样的游戏在非中国国家的存在，反观，尔文在他的描述中说印度人有听过中国本身有中国的象棋，他非常坚定地认为，国象与中象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始祖。〈2〉认为英文 Mandarin（中国官员或者形容中国的英文字）的原体，是天竺文的 Mantri 演变而来的，而国象的“主教”这枚棋子在古时候的国象是存在的。〈3〉有清楚的表明中国人强调远古时期就有类似象棋的游戏这样的论点不可以被忽略，并且像是克斯的论点，认为 恰图兰卡 衍生出缅甸的象棋，最后再衍生出中国的象棋似乎有待考察或进一步确认，即便是有了佛伯斯的背书。

读后感:

笔者认为赫特的文章是当时最有系统，而且是很实在的一篇文章，他的解释简单清楚，也在文章里面放了中文字，以减低不必要的误会与猜测，笔者也非常佩服他能够提出这么多有关六博与中象的文章，他的看法也比许多同期的作者客观许多。

1891 年斯温敦的《象棋给初学者和象棋的起源》

简介

1891 年罗伯特·布莱尔·斯温顿 Robert Blair Swinton 出版了他的《初学者学象棋以及象棋的起源》²⁵，在书中的第 122~126 页提到了中象，与其他作者一样，斯温顿提到沈福宗、海德、克斯、尔文、林特和赫特等的论文、书籍中，“排除”了中国为中象的发源地这样的结论，斯文顿特别提到中象的河界为中象棋盘的特色。

比较有趣的是，在介绍象棋给初学者时，在不同页加了中象棋子，如兵/卒 (Swinton, 1891, p. 3)，将/帅 (Swinton, 1891, p. 35)，象/相 (Swinton, 1891, p. 63)，车/炮...等。也在他的书中简单的批评了博览得 Bland 的《谈论波斯象棋》中无法排出发源地为中国而非印度的见解。

1892 年《古早游戏、东方游戏和如何玩他们》的中象

介绍

简介

《古早游戏、东方游戏和如何玩他们》²⁶是爱德华·福克纳 Edward Falkener 在 1892 年时在伦敦出版的书。(Falkener, 1892)，在书中对于中国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详细内容

在中象的部分，福克纳列举了八篇文章以显示他的数据源，本文中有提及海德、尔文和克斯的文章也立在其中，笔者搜寻不着其它文献，这些记录在附件(一)。

²⁵ Chess for Beginn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ess.

²⁶ Games Ancient and Oriental and How to Play Them

针对历史的部分，福克纳利用尔文的 Hong Cochu 说法，在此不加以说明，请参考本文第 12 页的部分对于炮的介绍，福克纳把它分成“投石器”和“炮”来介绍，对于棋盘的河界，福克纳提到他所拥有的棋盘中刻有 Fung-chang-tso-ching: Ku-seu-po-Whei 的字眼，并且介绍为“An Amusing game for friendly meeting: Touch a piece, move it.”，笔者认为第二句话应为“起手不悔”，而第一句话，笔者虽然无法确定，但认为很可能是“棋逢对手”用某方言发音，或者是福克纳自己的口音比较重，所拚出来的拼音。

与其他的早期文章比较，福克纳提供了国象的坐标来标明棋步的走法，还在书中提供了棋子的简写，其中，红兵与黑卒，似乎对调成为红卒与黑兵，请看（图 14）和（图 15）；福克纳所用的简写与后来周家森在《象棋与棋话》内所用的简写有些类似但基本上不一样（图 16）。

福克纳也是笔者看过在书中有纪录短局的作者，他的介绍中总共纪录了十局棋，所采用的是国象的坐标纪录法，其中有几局是双炮将绝杀，他也似乎对双炮将的杀法深感兴趣。

146 CHINESE CHESS.

			Name.	Equivalent.	Sign.
	將	Tsiang	General	King	○
	士	Seu	Mandarin Officer Guard	Guard	G
	象	Sang	Elephant	Bishop	+
	馬	Ma	Horse	Knight	2
	車	Tche	Chariot	Castle	□
	砲	Pao	Catapult	Cannon	⊗
	兵	Ping	Footsoldier	Pawn	1

图 14 《古早游戏,东方游戏和如何玩他们》介绍的棋子一. 福克纳也加了一些符号.

The red pieces have the following distinctions:—

	帥	Seu	Governor (General)
	相	Sang	Assistant (Elephant)
	炮	Pao	Cannon (Catapult)
	卒	Tsu	Footsoldier

圖 15 <<古早遊戲,東方遊戲和如何玩他們>> 介紹的棋子 二.

新號	碼號	數字	漢譯	簡號	英文	意義	符號	簡字	棋字
1	一	一	國王	K	King	極之意	△	五	帥將
2	二	二	皇后	Q	Queen	之內	×	古	仕士
3	三	三	主教	B	Bishop	之四方	□	打	相象
4	四	四	砲台	R	Rook Castle	直進	○	本	俚車
5	五	五	將軍	kt	Horse Knight	對角	△	了	馬
6	六	六	大砲	C	Cannon	打隔出	÷	包	炮砲
7	七	七	兵士	P	Ping or Pavn	之丘	八	八	兵卒
8	八	八	進	+	Forward	進加	+	上	進
9	九	九	退	-	Backward	退減	-	下	退
0	○	零	平	=	Parallel	平行	=	平	平

圖 16 筆者收藏 周家森的 <<象棋與其話>> 第 29 頁.周家森所用的符號

1893 年亨利·伯德和他的《棋史与回忆》

简介

英国人亨利·爱德华·伯德 Henry Edward Bird 与 1893 年出版了《棋史与回忆》²⁷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中象，而相较于其他的学者作家，伯德对于中象起源于印度的看法非常笃定。

详细内容

书中一开始没多久，伯德就说 恰图兰卡 是最老的棋类，并且宣称说波斯人和中国人都坦承认他们的象棋都是从印度而来。“...in fact the ancient Hindu Chaturanga is the oldest game not only of chess but of anything ever shown to be at all like it, and we have the frank admissions of the Persian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that they both received the game from India. (Bird, 1893, p. 3)

过没几页，伯德又说中国人声称他们的棋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加上该国国内最有说服力的资料，也都宣称象棋为印度所传入，而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不晓得这一点，伯德宣称这样的数据源自于 1727 年出版,献给某王的一本辞典/百科全书，这本辞典可能就是先前讨论的 Haipiene。“The Chinese, it says, claim to date back their acquaintance with chess to a very remote period; so with the best testimonies of that country, which acknowledge its receipt from India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writer seems to have been quite unacquainted.” (Bird, 1893, p. 11)

接着，他提到了一些古老的游戏，但是认为这些古玩还是比 恰图兰卡来的晚，其中他说中国有一个游戏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尧当首领的时代，伯德给了 2300BC 的日期，跟上古时代尧当领袖的时间符合，而这个游戏总共有 360 枚棋子，名叫“War Kie”这棋与国象不同。“With every allowance for more moderate estimates of antiquity by some Sanskrit scholars, the Chaturanga comes before any of the games mentioned in other countries sometimes called chess, but which seem to bear no affinity to it. The oldest of these games is one of China, 2300 B.C., attributed to Emperor Yao ...” (Bird, 1893, p. 26)

在第 30-31 页，伯德提到了“Hsiang Kie”由 1122BC 的武王所发明的理论，而这个游戏每人有 16 枚棋子，棋子的形状像是跳棋，并且有中文字母刻在棋子背面，说这种棋到现在还在中国很普遍；接着提到了尔文（详见本文第 12 页）的叙述，然后又引用克斯的反驳（见本文第 15 页）的文字，来证明象棋的起源并非中国而是印度 (Bird, 1893, p. 30)。

后面的历史讨论中，伯德也简略的提到尧帝、周武王、孔子，以及汉高祖 他们的发明，但并未详细解说 (Bird, 1893, p. 51)。

²⁷ Chess history and reminiscences

比较有趣的是伯德自相矛盾的说法，他说：“至今仍无一丝证据可以从别的国家得着来证明该国早已经有跟国象一样深奥的游戏，而以后大概也不太可能有证据可以解释”。“Not a particle of evidence has ever yet been adduced by any other nation of so early a knowledge of a game resembling chess, much less of its invention, and it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improbable that any such evidence ever will be forthcoming.” (Bird, 1893, p. 25)

伯德会有如此的信心是因为他坚信，信海德、琼斯及佛伯斯的论点。

“...with the admission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Persians in their best testimonies to point out and indicate what has been since more fully established by Dr. Hyde, Sir William Jones, Professor Duncan Forbes and native works, that for the first source of chess or any game with pieces of distinct and various moves, powers and values we must look to India and nowhere else, notwithstanding some negative opposition from those who do not attempt to say where it came from or to contravert the testimony adduced by Dr. Hyde, Sir William Jones and Professor Duncan Forbes,…” (Bird, 1893, p. 25)

读后感

伯德的看法过于依赖先前“权威”的观点，他书中对于中象史的内容是同时期学者中较多提的，可惜他只简单叙述，并没有更深入的探讨。即便他自己提到了一些反对的文章/论点，他只是以其他作者的研究“权威性”盖过。文章中也有矛盾处，例如：围棋就比 恰图兰卡 更早、更深奥；其实伯特的《棋史与回忆》内容还算丰富，他试着把棋的历史从早先的印度起源一直写到他那年代的历届棋王，也算是内容丰富。

1895 年《棋与牌》对象棋的介绍

简介

史都华·库林 Stewart Culin 于 1895 年在美国政府帮支持下，出版了《棋与牌》²⁸这本书，书中有一章相当完整的介绍中象，里面还提供了一些图表，库林也在同年出版了《用骰子与骨牌玩的中国游戏》²⁹。

详细内容:

中象在书中被介绍成广东而来，他的发音也运用了广东腔发音“Tseung

²⁸ Chess and Playing-cards

²⁹ Chinese Games with Dice and Dominoes

Ki”，該書也詳細的介紹了棋盤（紙做的）、河界、九宮格，棋子行在線上、棋子顏色等；作者介紹棋盤時，說棋盤是由六十四個方塊格所組成，而不同的棋子，有多少枚、怎麼走子以及英文氏的拼法也相當詳細，也提到了“王不見王”的規定，另外特別的是，庫林介紹象棋為將軍之爭（General's game），

該書也是筆者看到較早就把棋盤的擺設用圖案的方式介紹，先前的文獻都只用形容的方法。針對中象的由來，庫林提到國人認為該遊戲為是周武王於1169~1116BC所發明，也提到其他西方學者，特別是賀因理的論點，但始終還認為中象由印度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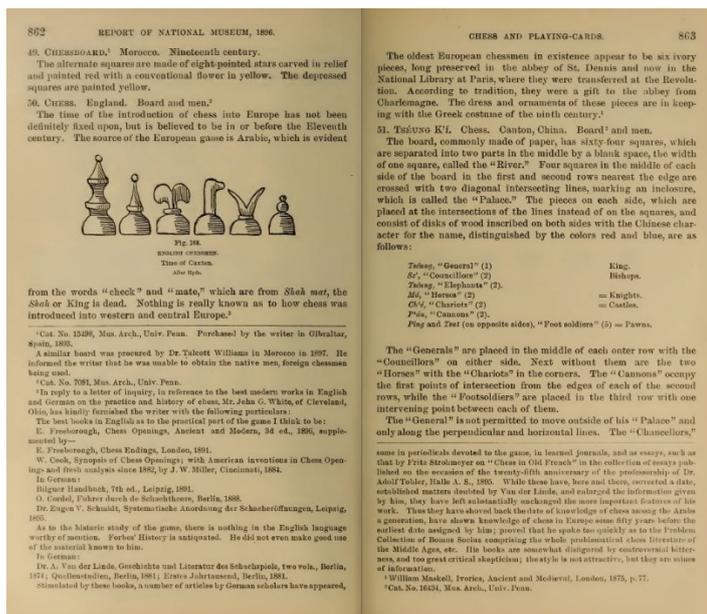


图 17 《棋与牌》简介 第 86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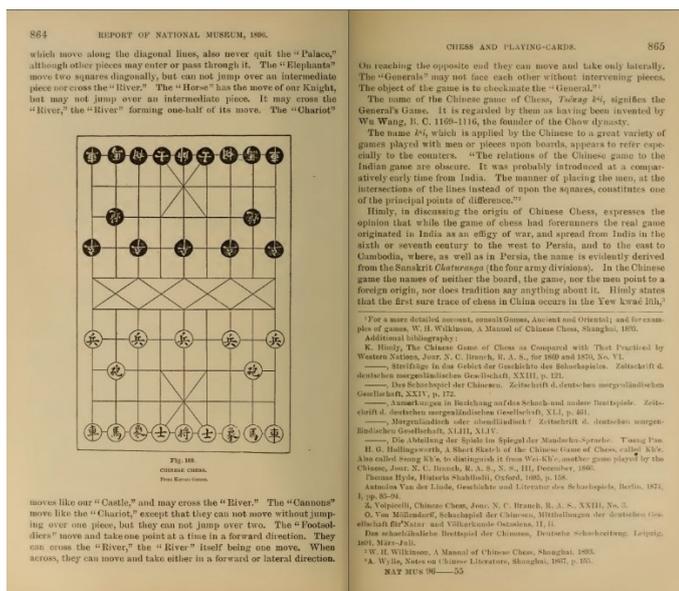


图 18 《棋与牌》简介 第 864-5 页

《棋与牌》也介绍 韩国将棋 Janggi，日本 将棋 Shoji，而在日本将棋的图中，还可以看到“象棋”的字样 (Culin, 1895)。

1898 年麦当劳的《棋的起源与历史》

简介:

1898 年 AA 麦当劳 A.A Macdonell 出版了他的《棋的起源与历史³⁰》而这篇论文被收藏在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在中象的部分，麦当劳主要参考了贺因理的著作与该期刊的第 131~132 页，提到了六世纪是某位中国学者指定的时间，说明中象在中国的出现，这位作者却没有提到任何与印度有关的论点，反而麦当劳说这名作者把中象的发明归给一位中国的王，而后，中象传入日本，大概藉由韩国之路，中象后来也传入西藏、缅甸、泰国、锡兰以及爪哇岛 (Macdonell, 1898, pp. 130-131)。

麦当劳在第 136 页的脚注也提到了中象的车名为 chariot. (Macdonell, 1898, p. 136)。除此之外，麦当劳就没有提到其他相关的中象数据。

总结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从早期西方文献对于中象的看法得到几个启示。

首先，中象与国象的历史受到了最大的关注，接着是简单的棋子、棋盘、规则等介绍。针对历史部分，大多数作者把中象的历史当成国象演变而来的附属品来讨论。这些作者所提到的证据似乎无法让人信服，信息的传递也常常出现问题。而向 蓝博 的理论,经过一直被重复的使用,最后似乎变成‘真理’。这样的现象 不甚让人唏嘘.

让笔者觉得有趣的是，这些早年讨论中国象棋的学者，似乎与中国人事物的接触极为有限，在讨论中国象棋，却很少从“产地”的角度做分析，这样有点说不过去。所有作者里面，似乎只有海德和尔文有接触中国人的记载，也只有尔文到过中国，赫特和赫因理提出一些中国古文做证据。

早年中西直接交流贫乏，所以大多数的西方作者只能“相信”或运用海德、琼斯等人的文章作为依据进行讨论，可惜琼斯虽写了一些有关中国事务的文章，他的焦距却是印度；海德则只有沈福宗有限的帮助；尔文的资料是最为丰富，但与当时认知为的观点有出入，而不受“青睐”，后来的作者都无法拿不出铁证加以推翻。

早期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认识，与印度相比天差地别，这是无可厚非

³⁰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Chess

的，因为当年大英帝国在开拓新航线时，把印度当成重要的根据地，加上欧洲要去到中国的距离真的太远了，所以相对的，针对中国来的资料、文化信息等，远远不如印度那么丰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要怎么谈中象呢？

没有从中国的角度探讨象棋的后果就是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克斯不认为中象棋盘中的河界真的是河，当然没有“产地”来源的数据，也很容易造成误会，姑且不论 Tinquá 给尔文的数据是否正确，这样的一份数据是可以给后世一个研究的方向。

第二，即使有了相关的资料，因为没有统一的名字，导致不同学者在讨论同一课题时，看起来就眼花撩乱。光是一个“象棋”的名词，就有好多版本，更不用说不同棋子的翻译名称了。这些作者被逼运用他们自己的拼音、翻译来描述同一件事情，这样的结果就是在讯息的传递产生许多困扰。本文中大概只有贺因理和赫特的内容阅读起来，比较有系统性；其他的作者，往往只叙述前人的发现，并无更深一层的探讨，像是尔文提到的“Concum”，如果没有赫特的解释，还真的是一头污水。像“Hai-piene”笔者至今仍然无法确定。

第三，早期的西方文献并非只限于英文，像是海德的拉丁文文献、安东尼奥斯·凡德·林特 Antonius Van der Linde (1833-1897) 于 1874 年发表的德文等都在西方学界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因外语能力有限无法研究。

而早期的西方文献也给我们研究中象的一些思考方向：

1. 在有“河”的棋盘上，为甚么没有类似“船”的棋子？这是否对棋子的演化有关连？

2. Tinquá 给尔文的那段描述到底是从那里开始？真的是如赫特所说的《纲鉴》吗？

3. Hai-piene 到底是《太平预览》、《新校经史海篇直音》、《四声篇海》，还是其他的书籍？蓝博的《中象从印度传进来的说法》到底是从哪边看到的经文/资料，还是只是凭空捏造？这样的经文是否真的存在？

4. 早期中外的贸易路线上的棋类交流，二十世纪的一些学者讨论了但目前仍然各说各话，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

5. 棋子的演变。

统一的语言、名词是必须要的。如果有一套统一的中英文名词，也许中西方学者可以有更好的交流与讨论、资料讯息的传递、研究的深度等都会更加精准；也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中文也建议一律用汉语拼音来表达。

笔者认为，现今推广象棋以主办比赛的形式为主，这固然重要，短期内也可看到成效，但是，要让中象能够在西方世界立足扎根，则必须从中象文化的立场着手，否则比赛结束后，就只剩下回忆。要让中象立足扎根，就必须要想办法让西方国家自己的人民讨论，喜欢甚至爱上中象。笔者认为足球、篮球文化的成功等，都是身为运动竞技的中象可以借镜的。笔者認為黄少龙大师

在“象棋的本质与象棋的灵魂”裡面的一句“象棋的本质是文化”就是最好的借鉴。

要让世界看到中象文化的美，就必须加强文化的推广，而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对西方学者的看法有所了解，一份统一的中象语言、统一的资料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办中象比赛以外，还必须办讲座、讨论棋盘以外的东西才能把中国早有的相关资料介绍给西方学者，让西方知道最基本的中象知识，以及感受中象文化的渊博。

如同许多早期学者单方面从国象的角度谈论象棋，中象要推广至全世界也不可以单方面的思考着手，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对于中象的看法、论点，都必需要采纳与兼顾，这也许是向西方推广象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只有当实力足够时，推广中国象棋才会事半功倍，渊远流长。

注:Google 和其他的不同团体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将许多古书、古文等数字化，制成电子书以供下载，笔者本文中所用的数据大部分都是这样寻获，笔者想藉此机会对谷歌等其他无名英雄的付出深表感谢之意。

附件 (1) 其他论文 / 书

下列为十七到二十世纪的早期的西方文献，因笔者查询不到原文，或者因为语言不通，故没有在本文中讨论，笔者将这些数据列出来，以提供后来的学者一些参考的方向，这些论文、文章都是其他书或论文提到的，有些论文不是用 APA 方式呈现，笔者因担心在抄写的过程中抄错，故用原本的描述。

1. *Hollingworth, H. G., A Short Sketch of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Chinese Chess*, in *Journal of the N. 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 1866
2. *Chess in England and China. Articles de H.A Kennedy, Henry W. Henfrey, etc.* dans le Vol. VII, 4th Ser. *Des Notes and Queries*, de Londres.
H. Cordier. (1904). *Karl Himly. T'oung Pao*, 5(5), second series, 624-625.
3. *Chinese Chess (China Mail June 29th, 1865)*, Reimp. Dans le *Ch. & Ch. & Jap. Rep.*, 1865, pp. 580/585
4. *Chinese Chess. By Z. Volpicelli (Journal C.B.R.A.S., XXIII, N.S., No. 3, 1888, pp. 248/284.)*
5. *A short sketch of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called Kh'e 棋, also called Seang- kh'e 象棋, to distinguish it from Wei-kh'e 围棋 nother game played by the Chinese, by H.G Hollingworth. Read October 13th, 1866. (Jour. N.CB.R.As. Soc., N.S, No. III, Dec. 1866, Art. VIII, . 107/112.)*
6. *Das Schachspiel der Chinesen. Von Dr. K. Himly. (Mit 1 lithog. Taf.) (Zeit. D.M.G., XXIV, 1870, pp 172/177.*
7. *Das Schachspiel der Chinensen. Von Dr. O. von Möllendorff. (Mitt. Deutsch. Ges. Nat. u. Völk. Ostasiens, Bd. II, pp. 11/18.)*
8. *Chinese Chess. (N.C Herald, 1892, Dec. 23 & 30; 1893, Jan. 6, 13, 20, 27; Feb. 3, 10, 16, etc.)*
9. *A Manual of Chinese Chess by W.H Wilkinson, B.A –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fice, 1893*
10. *Madden, F. (1832). VII. Historical Remark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ame of Chess into Europe, and on the ancient Chess-men discovered in the Isle of Lewis; by Frederic Madden, Esq. F.R.S. in a Letter addressed to Henry Ellis, Esq. F.R.S., Secretary. Archaeologia, 24, 203-291. doi:10.1017/S0261340900018683*
11. *Antonius Van der Linde, 1874. Geschichte und Litteratur des Schachspiels. (可在 网络上下载)*
12. *Trigantius,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1616.*
13. *Purchas, His Pilgrimes. 1625*
14. *Samedo, Relatione della grand Monarchia della China. 1643.*
15. *De la Loubere, Relatione du Royaume de Siam. 1693.*
16. *Silberschmidt, Lehrbuch des Schachspieles.1845.*

参照

- Barrington, D. (1789, January). Historical Disquisition on the Game of Chess; in a Letter from the Hon. Daines Barrington to count De Bruhl, F.A.S. *Archaeologia Volume 9*.
- Bird, H. (1893). *Chess history and reminiscences*.
- Bland, N. (1847). On the Persian Game of Ches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13*, pp. 1-70.
- Cox, H. (n.d.). The Burmha Game of Chess, compared with the Indian, Chinese, and Persian Game of the same denomination.
- Culin, S. (1895). *Chess and Playing-Card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Falkener, E. (1892). *Games Ancient and Oriental and How to Play Them*.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 Forbes, D. (1860). *The History of Chess*.
- Himly, K. (1871).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as Compared with that Practised by Western Nation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or 1869&1870(Volume VI)*, pp. 105-122.
- Holt, F. (1885). Art XIV Notes on the Chinese Game of Chess.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ume 17)*, pp. 352-365.
- Hooper, D., & Whyld, K. (1984).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h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yde, T. (1694). *De ludis orientalibus*.
- Irwin, E. (1793). An Account of the Game of Chess, as played by the Chinese, in a LETTER from EYLES IRWIN, Esq;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the Earl of Charlemont, President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Irish Academy Volume V Antiquities*, pp. 53-63.
- Jones, W. (1824). *Sir William Jones's Discourses Second Edition*. London.
- Jones, W. (MDCCXCIX (1799)).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Jones's*. London.
- Jones, W. (n.d.). The Indian Game of Chess. *Asiatick Researches*.
- Lambe, R. (1765). *The history of chess, together with short and plain instructions, by which any one may easily play at it without the help of a teacher*. London: J Wilkif.
- Macdonell, A. (1898, Jan). A. XIII The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Ches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0(1)*, pp. 117-141.
- Murray, H. (2012). *A History of Chess The Original 1913 Edition*. Skyhorse

Publishing.

Nicholson, W. (1819). *3rd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British Encyclopedia, or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Vol II*. Philadelphia: Mitchell, Ames, and White, also by Ingram and Lloyd, Nashville.

Poole, W. (2015). The Letters of Shen Fuzong to Thomas Hyde, 1687-88. *eBLJ*.

Sears, E. I. (1868). Chess in our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Swinton, R. (1891). *Chess for Beginners: And the Beginnings of Chess*. London: T.Fisher Unwin.

unknown. (1838, April 27). The Origin, &c, of Chess.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Literature, Science, Music, Theatricals, and the Fine Arts*, p. 267.